DOI: 10. 13475/j.fzxb.20201000807

基于 Web 的少梳经编色织物仿真与虚拟展示

刘海桑, 蒋高明, 董智佳

(江南大学教育部针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无锡 214122)

摘 要 为实现少梳经编色织物的仿真与服装的虚拟展示,便于分析少梳经编织物的编织原理和结构特点,通过 测量与分析实际线圈尺寸建立经编线圈几何模型,根据每把梳栉垫纱数码的规律,建立了单根纱线的线圈坐标数 学矩阵与坐标平移矩阵,利用矩阵运算得到少梳经编色织物线圈的坐标。采用 Web 中的双缓存技术分别绘制每把 梳栉的线圈和延展线,并进行叠加组合实现仿真;然后利用截图手段获得花型纹理单元,并基于纹理映射技术实现 服装的虚拟展示;最后通过与实际织物对比仿真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准确模拟少梳经编色织物 的尺寸与花型,实现可视化设计与展示。

关键词 少梳经编色织物;经编线圈几何模型;服装虚拟展示;针织物仿真中图分类号:TS 186.1 文献标志码:A

Simulation and virtual display for few-guide bar yarn dyed fabric based Web

LIU Haisang, JIANG Gaoming, DONG Zhijia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Knitting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imulate and virtually display the few-guide bar yarn dyed fabrics, and analyze the knitting principle and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the actual stitch size, geometric models for stitches were established. Matrices for coordinates of stitches and transformation were adopted to obtain the stitch coordinates of the whole fabric according to the chain notation. Double buffer technology in the Web software was used to store the canvases with stitches and underlaps, which were superimposed together to implement the simulation. The pattern texture was captured as a screenshot, which was displayed on garment models by texture mapping. The simulated results were validated by comparing bitmaps of the real fabrics and the simulated ones.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method adopted is able to precisely simulate the pattern and size to achieve the visual design and display.

Keywords few-guide bar yarn dyed fabric; geometric models for stitches; garment virtual display; knitted fabric simulation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以网络技术和信息资源为基础的异地协同设计模型迅速发展,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1]。基于 Web 的图形技术在工作站、PC 端与移动端日趋成熟^[2],推动了网络可视化设计与实现的进程。

少梳经编色织面料是目前较为流行的经编面

料,因其工艺简单,生产效率高,抗褶皱性优良,在服装产业尤其是经编衬衫中应用十分广泛。目前国内外开发了较多成熟的经编针织物设计 CAD 软件^[3],但功能大都集中于经编针织物的设计开发,而弱化了经编针织物的可视化效果。且大多数应用软件均为线下程序,受到设备限制,不利于数据传输与资源

收稿日期:2020-10-06 修回日期:2020-11-03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1902150);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项目(tscy20180224);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0_1789)
- 第一作者:刘海桑(1995—),女,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针织物计算机辅助设计。
- 通信作者:蒋高明(1962—),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化纺织技术。E-mail: jgm@ jiangnan.edu.cn。

经编线圈几何形状和经编针织物结构的研究是 实现织物仿真的重点。国外最先对经编线圈几何形 状进行研究,依次提出了简化模型、第一模型和第二 模型^[4-6]。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7],国内研究人员 对线圈尺寸进行了研究^[8-9]。此外,少梳经编针织 物的工艺结构和空间位置^[10-12]也是仿真重点研究 方向之一,但很少有研究分析梳栉之间线圈的层次 结构。

国内外不断有学者对服装的虚拟展示进行研究,通过建立二维服装版片与三维服装模型之间的 网格坐标对应关系^[13-15]来实现二维织物到三维服 装的映射,但是目前的服装虚拟展示方法大都采用 现有的织物图片进行纹理映射,独立于织物的设计 系统。

本文在分析少梳经编色织物编织与结构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基于 Web 的少梳经编色织物的仿 真方法,分别建立线圈主干和延展线的几何模型 和坐标平移模型,通过矩阵实现坐标的快速计算。 利用 canvas 软件对绘制的线圈-延展线图层进行 存储与绘制,最终利用纹理贴图实现织物的虚拟 展示。

1 少梳经编色织物的结构特点

少梳经编色织物是在高速特里科经编机上生产 的,一般由 2~5 把梳栉编织而成。每把梳栉从机前 到机后依次排列。少梳经编色织物的基本组织类型 主要有成圈组织、衬纬组织和缺垫组织。根据不同 的花型效应需求选择相应的垫纱数码进行组合编 织。为形成织物的横条花型,可以使用成圈-衬纬 组织,成圈-缺垫组织或者成圈-衬纬-缺垫组织的 组合。织物在成圈组织或衬纬组织密集的横列形成 明显的横条,在缺垫组织横列则表现为色彩效应不 明显的横条,在缺垫组织横列则表现为色彩效应不 明显的花型;与形成横条效应有所不同,为形成经编 织物的纵条花纹,除要考虑不同组织的相互搭配,还 要分析每把梳栉的穿纱情况;空穿的设计或者不同 原料纱线的穿纱排列均可以形成效果不同的纵条效 应,如图 1 所示。

根据经编织物的编织特点,一般来说线圈主干 在织物的工艺正面,而延展线在织物的工艺反面,如 图2所示。后梳的线圈和延展线位于织物里侧,前 梳的线圈和延展线由内往外依次在工艺正面和工艺 反面排列。因此,可以将少数经编色织物视作由多



fabric. (a) Cross stripe; (b) Vertical stripe

个垫纱层次构成的组合。





2 少梳经编色织物模型的建立

2.1 线圈的几何模型建立

经编针织物的线圈单元由线圈主干(针编弧和 圈柱)与延展线组成。在实际编织过程中,由于纱 线受到弯曲、拉伸等力,纱线的直径并不是均匀的。 为了实现少梳经编色织物的分层绘制并减少计算 量,本文分别构建了线圈与延展线的二维平面模型, 并将线圈视为由无捻度、直径一致的理想化纱线弯 曲而成。

2.1.1 线圈主干几何模型

本文对少梳经编产品线圈主要部位的尺寸进行 测量,并计算其尺寸比例。根据线圈几何模型中的 尺寸比例计算得到线圈坐标点。线圈测量部位如 图 3 所示。主要包括线圈垂直高度 h,线圈宽度 w, 圈柱高度 b₁ 和线圈高度 h₁。

为确定线圈结构的控制点,选取3组不同组织的样布各40块,所有样布均由HKS4(E28)高速特 里科经编机编织。6组织物均采用少梳经编色织物 常用组织,横密为13纵行/cm,纵密为20横列/cm。 3组样布的组织分别为编链和经平组织、编链和经 绒组织以及经平绒组织。每组中20块采用A纱为 118 dtex 棉纱,B纱为55.5 dtex(24 f) 涤纶编织,另



图 3 线圈尺寸测量图 Fig.3 Size measurement of single loop

外 20 块采用 A 纱为 98.4 dtex 棉纱, B 纱为 44.4 dtex(24 f)涤纶编织。利用 VHX-5000 型超景深显 微镜分别对前梳线圈进行测量, 图 3 示出经编织物 线圈 测量 部 位 图。测量 结 果 取 平 均 值, h_0 = 829.5 μ m, w = 493.8 μ m, b_1 = 552.25 μ m, h_1 = 835.25 μ m。由此可计算得到各部位尺寸比值, h_0/h_1 =0.99, w/h_1 =0.59, b_1/h_1 =0.66。线圈的垂直高 度(h_0)和线圈高度(h_1)几乎相同,且建模只考虑理 论的直立线圈,因此,由于线圈之间的内作用力造成 的线圈倾斜可以忽略不计。

本文以 Grosberg 提出的线圈模型^[3-4]为理论参 考,结合线圈尺寸实际测量值建立如图 4 所示的线 圈 6 点模型。以 O 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 $\angle \alpha =$ 30°。 P_1 和 P_6 在 x 轴上, $P_1 \sim P_6$ 离 y 轴的横向距离 分别为 w_1 (d), w_2 (0.3 h_1), w_3 (0.15 h_1), $-w_3$ (-0.15 h_1), $-w_2$ (0.3 h_1), $-w_1$ (d); 离 x 轴的纵 向距离分别为 0, b_1 (0.66 h_1), $b_1 + b_2$ (0.92 h_1), $b_1 +$ b_2 (0.92 h_1), b_1 (0.66 h_1), 0。其中 d 为纱线直径。



Fig.4 Six-point loop model

2.1.2 延展线几何模型

经编组织中延展线由当前横列线圈的终点和下 一横列线圈的起点决定,用来连接当前横列和下一 个横列的线圈。以图 5 线圈模型为例,点 A 是当前 线圈模型的终点, B 为下一线圈的起点。线段 AB 是 连接 2 个线圈的延展线, w₂ 为线圈纵行之间的横向 距离, n 为延展线跨过的针数,则 n×w₂ 则为延展线 的横移距离。

2.1.3 缺垫组织模型

对于一些特殊组织如缺垫组织,在编织时有1



Fig.5 Underlap model

把或多把梳栉在一些横列不参加编织,梳栉只在针间摆动,而其他梳栉在相应横列仍进行成圈运动。 图 6 示出缺垫组织几何模型。其中图 6(a)中的前 梳垫纱数码为 1-0/1-1/1-1/1-2//,对应的线圈结 构模型如图 6(b)所示。第 1 横列和第 4 横列为线 圈,延展线分别对应线段 a₁和 a₃,第 2 横列和第 3 横列对应的线段 a₂ 为缺垫组织。线段 a₁a₂a₃ 共同 构成了延展线。



2.2 织物坐标平移模型建立

少梳经编色织物在编织时,每把梳栉上的纱线 进行相同的垫纱运动,即每根纱线的相同横列具有 相同的线圈类型。为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循环计算, 确定每把梳栉第1根纱线的线圈坐标后,根据织物 工艺参数对每根纱线的线圈进行平移。在几何建模 中缺垫组织的纱线由上一个线圈类型为成圈与下一 个线圈类型为成圈的横列直接相连,未赋予控制点, 因此不建立缺垫组织的控制点矩阵。为便于矩阵运 算,在各线圈的控制点矩阵 L_i中引入了齐次坐标。

$$\mathbf{L}_{j} = \begin{bmatrix} l_{1,1} & l_{1,2} & 0 & 1 \\ l_{2,1} & l_{2,2} & 0 & 1 \\ l_{3,1} & l_{3,2} & 0 & 1 \\ l_{4,1} & l_{4,2} & 0 & 1 \\ l_{5,1} & l_{5,2} & 0 & 1 \\ l_{6,1} & l_{6,2} & 0 & 1 \end{bmatrix}$$

式中:*j* 表示该根纱线第*j* 个横列的线圈;第1,2,3 列分别表示每个坐标点的*x*,*y*,*z* 值。

为减少计算量,线圈结构定义为平面结构,因此

每个控制点的 z 坐标均为 0。将每个横列的线圈进 行组合,则每把梳栉在零针位所穿纱线线圈坐标的 集合可表示为 Y₁。

 $Y_1 = [L_1 \cdots L_j \cdots L_c]$ 式中: L_j 为第j个横列线圈的齐次坐标;c为该把梳 栉1个花高循环的垫纱数码中非缺垫线圈的个数, $c \in [1,H], H$ 为每根纱线的垫纱高度。

以图 7 示出的纱线坐标整体平移示意图中某根 纱线的线圈为例,在花宽为 3 的经平组织中,线圈纵 行之间的横向距离为 w_z。经编织物从右至左进行 穿纱,因此第 2 根纱线与第 3 根纱线分别以第 1 根 纱线为基础位置向左平移 1×w_z和 2×w_z。以此类 推,第 k 根纱线以第 1 根纱线为基础向左平移(k-1)×w_z。每把梳栉第 k 根纱线的平移矩阵 T_k如下:

T	1	0	0	0
	0	1	0	0
$\mathbf{I}_{k} =$	0	0	1	0
1	$-(k-1) \times w_{z}$	0	0	0

式中: w_{z} 为线圈纵行之间的横向距离;k为每把梳栉 第k根纱线; T_{k} 为第k根纱线平移矩阵。



图 7 纱线坐标整体平移示意图 Fig.7 Coordinate translation of original yarn

最终获得该根纱线线圈的坐标为Y_k。

 $Y_{k} = Y_{1} \times T_{k}$ 式中, Y_{k} 为第 k 根纱线上的线圈坐标。

3 仿真实现与虚拟展示

3.1 少梳经编色织物仿真实现

在构建经编线圈结构 6 点模型的基础上,本文 利用 GDI+(Graphics Device Interface plus)技术绘制 织物。图 8 示出 3×3 织物线圈组合示意图。矩形 的宽和高与实际织物的成品横密与成品纵密相关, 决定二维仿真图像的纵行与横列的间距,使仿真图 达到与真实面料尺寸1:1比例,花型效应更加逼真。 矩形尺寸比例计算如下式:

$$\frac{w_z}{b_1} = \frac{D_c}{D_w}$$

式中: w_z 为线圈纵行之间的距离(即矩形的宽度), cm; b_1 为圈柱高度(即矩形的高度),cm; D_c 为纵密, 横列/cm; D_w 为横密,纵行/cm。



图 8 3×3 线圈组合示意图 Fig.8 Stitch combination in 3 courses and 3 wales

少梳经编色织物由于其梳栉排列方式与编织工 艺的特点,每把梳栉的线圈和延展线并非处于同一 空间层面,而是分别排列在织物的两侧。图9示出 两梳经编织物分层分区示意图。由图可知,以双梳 经平织物为例,每把梳栉的线圈层和延展线层分别 绘制在多张 canvas 画布上,利用双缓存技术将画布 内容暂存在内存中。根据前梳的纱线包覆后梳纱线 的编织规律,将缓存的画布按顺序叠加排列。图中 从左至右第1层和第4层分别为 GB1 的线圈和延 展线,第2层和第3层为 GB2 的线圈和延展线。若 从工艺正面看,最先绘制 GB1 延展线;反之,则最先 绘制 GB1 线圈。各画布按顺序叠加完成后获得最 终二维效果图。



图 9 两梳经编织物分层分区示意图 Fig.9 Layered diagram for double-bar warp knitted fabric

3.2 织物虚拟展示

少梳经编色织物因其色彩丰富、线圈的稳定性 佳、防脱散性良好、挺括性好、质轻等优势受到了消 费者的青睐。依托于纹理映射技术,本文将仿真图 像以一定循环映射于服装模型表面,使传统的织物 设计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突破了可视化设计的局 限性。

利用 THREE.OBJLoader()函数加载外部创建 的 obj 三维服装模型,获取映射所需的模型顶点坐标、面向量、尺寸等信息。利用 THREE.Texture()函数创建织物纹理,并赋予纹理平铺重复属性 (THREE.RepeatWrapping),从而确定纹理单元在服 装模型上的平铺映射数量,获得不同花型大小的视 觉效果。在获取纹理单元时,经编花型的循环绘制 与截取是获得完整花型的关键。经编织物的纱线是 横向进行垫纱的,边缘纱线部分横列线圈位置不受 线圈纵行数量的限制。图 10(a)示出花宽为 6、花 高为4的经平组织最小循环垫纱运动图。若以6×4 单位网格面积进行纹理单元截取,组织的边缘纱线 会出现"漏针"现象(见图 10(b))。图中第6 根纱 线的偶数横列在第7个纵行上进行垫纱,而奇数横 列没有绘制下一个穿纱循环的线圈。同理,该循环 的第1个纵行的偶数横列没有绘制上一个穿纱循环 的线圈。在横列方向上,纹理单元则因下一个纵向 循环线圈缺失而无法获得顶部横列的完整线圈。因 此,在截取纹理单元时需要绘制至少 3×3 个循环花 型,如图11(a)所示。根据花宽与花高参数,截取中 间部分的花型,最终获得完整花型纹理(见图 11 (b))。以图片左上角为原点,单位花型的截取坐标 为 $A(w_p, h_p), B(2w_p, h_p), C(w_p, 2h_p), D(2w_p, 2h_p)_{\circ}$ 其中, $w_p = N \times w_z$,表示 N个线圈纵行的宽度; $h_p = M \times$ b1,表示 M 个线圈横列的高度。





4 仿真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少梳经编色织物的工艺、形态以及仿真 技术的研究与分析,采用 C#与 JavaScript 程序语言 在 VisualStudio2015 平台上实现了计算机辅助程序 的设计与织物的仿真与展示。

图 12(a)与(b)为缺垫织物仿真结果与实际织物对比图。上文中工艺参数的分析考虑了横纵密对织物尺寸的影响,因此能够实现色织物的实际比例仿真。对织物表面不同位置的方格边长进行测量,



Fig.11 Integrated unit of pattern texture. (a) Pattern in 3×3 pattern cycles; (b) Screenshot in a complete single cycle

并取其中 20 组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表 1 示出实际织物与仿真织物尺寸比较,可知,真实织物 与仿真织物尺寸差值 1%之内。



Fig.12 Simulation results. (a) Real fabric; (b) Simulation effect; (c) Color matching I; (d) Color matching II

表1 实际织物与仿真织物尺寸比较

Tab.3	Size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and	real	fabric
-------	------	------------	----	-----------	-----	------	--------

测量位置	实际值/mm	仿真值/mm	偏差/%
P_1P_2	10.42	10.50	0.76
$P_{2}P_{3}$	10.13	10.20	0.69

少梳经编色织物的色彩搭配是影响花型效果的 重要因素。根据开发需求可改变原料颜色,重新绘 制得到配色不同的仿真,在无实物情况下获得多种 色彩搭配的效果图。图 12(b)根据实物图设置色纱 RGB为107-133-230;图 12(c)和(d)的 RGB分别 是 254-110-0和168-45-251。除了对纱线配色进 行改变,在垫纱数码不变的情况下还可以改变穿纱、 密度等参数达到不同的仿真效果。图 13 示出不同 穿纱规律仿真效果。以穿纱为例,白色纱线均为满 穿,图 13(a)中色纱以4穿4空的规律均匀穿纱; 图 13(b)中色纱保持4穿不变,空穿数则以10-86-4-2-2-4-6-8-10 的规律渐变穿纱。对新工艺 进行仿真获得不同的视觉效果,表明该仿真方法能 够反向辅助设计者进行工艺与原料的修改,实现少 梳经编色织物可视化设计。



图 13 不同穿纱规律仿真效果

Fig.13 Simulation results with different threading regular. (a) Uniform threading; (b)Gradual threading

经编少梳色织物结合了经编线圈不易脱散、挺 括性较好、不易褶皱,及色织物颜色多样、花型丰富 的特点,目前在服装领域尤其是衬衫面料的开发中 应用较多。图 14 示出 2 种不同纹理尺寸的衬衫模 拟展示图。最小花型纹理单元通过纹理映射附着于 衬衫的每个衣片,右图衬衫每个版片的横纵向最小 花型数量均为左图横纵向数量的 4 倍。根据循环数 量的不同可控制纹理图案的大小,直观地展示相同 的纹理在不同尺寸情况下的虚拟效果。设计、仿真、 展示的一体化流程,方便了设计人员根据模拟效果 进行工艺的修改与设计,免去了重复打样过程,缩短 了开发时间,节约生产成本。



图 14 衬衫虚拟展示 Fig.14 Virtual display of shirts

5 结 论

结合少梳经编色织物的编织原理和结构特点, 建立了线圈几何模型和数学工艺模型。基于 Web 技术分别绘制延展线和线圈并利用双缓存技术储 存,根据前梳包覆后梳的编织规律按一定顺序进行 叠加,获得最终仿真图形。最后利用纹理映射完成 面料在服装上的虚拟展示。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能够 实现少梳经编色织物从设计到仿真,从平面织物到 三维服装的虚拟展示。织物的花型效果随工艺参数 改变实时发生变化。垫纱数码的改变可改变织物的 基本组织;不同的颜色搭配能够展示同一组织不同 颜色效果;穿纱的变化形成多样的花型。而服装的 虚拟展示则根据花型单元的循环数量展现不同的效 果,在面料织造与服装制作前即能看到设计效果并 进行适当修改,减少打样时间与成本,为实现少梳经 编色织物的可视化仿真和短流程生产提供了有效途 径。

参考文献:

[1] 叶雷. 基于 Web 技术的协同设计[J]. 电子机械工程, 2005, 21(6): 53-56.

YE Lei. Collaborative design based on Web technology[J].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05, 21(6): 53-56.

[2] 刘爱华,韩勇,张小全,等. 基于 WebGL 技术的网络 三维可视化研究与实现[J]. 地理空间信息, 2012, 10(5):79-81.

LIU Aihua, HAN Yong, ZHANG Xiaolei, et al.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network 3D visualization based on WebGL Technology [J]. Geospatial Information, 2012,10(5): 79-81.

- [3] 张爱军,钟君,丛洪莲. 经编 CAD 技术的研究进展 与应用现状[J]. 纺织导报, 2016 (7):57-60.
 ZHANG Aijun, ZHONG Jun, CONG Honglian.
 Research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warp-knitting
 CAD technology[J]. China Textile Leader, 2016 (7): 57-60.
- [4] ALLISON G L. Warp-knitting calculations made easy[J]. Skinner's Silk Rayon Rec, 1958, 32: 281-283.
- [5] GROSBERG P. The geometry of warp-knitted fabrics[J]. Journal of the Textile Institute, 1960, 51: 39-48.
- [6] GROSBERG P. The geometrical properties of simple warp-knit fabrics [J]. Journal of The Textile Institute, 1964, 55: 18-30.
- [7] GOKTEPE O, HARLOCK S C. Three-dimensional computer modeling of warp knitted structures [J]. Textile Research Journal, 2002, 72(3): 266-272.
- [8] 丛洪莲,葛明桥,蒋高明. 基于 NURBS 曲面的经编针织物三维模型[J]. 纺织学报, 2008, 29(11):132-136.
 CONG Honglian, GE Mingqiao, JIANG Gaoming. 3-D modeling for warp knitted fabric based on NURBS[J].
 Journal of Textile Research, 2008, 29(11): 132-136.
- [9] 张丽哲. 经编针织物的计算机三维仿真[D]. 无锡: 江南大学, 2010: 9-14.

ZHANG Lizhe. Three-dimensional computer simulation of warp-knitted fabrics[D]. Wuxi: Jiangnan University, 2010: 9-14. wetness [J]. Neuroscience Letters, 2013, 551: 65-69.

- [7] KAPLAN Sibel, OKUR Ayse. Determination of coolness and dampness sensations created by fabrics by forearm test and fabric measurements [J]. Journal of Sensory Studies, 2009, 24(4): 479-497.
- [8] HU Junyan, LI Yi. Psyc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of thermal and moisture perceptions to the touch of knitted fabrics [J]. Arbete Och Halsa Vetenskaplig Skriftserie, 2000 (8): 102-106.
- [9] RACCUGLIA Margherita, HODDER Simon, HAVENITH George. Human wetness perception in relation to textile water absorption parameters under static skin contact [J]. Textile Research Journal, 2017, 87(20): 2449-2463.
- [10] TANG K P M, KAN C W, FAN J T. Psychophysical measurement of wet and clingy sensation of fabrics by the volar forearm test [J]. Journal of Sensory Studies, 2015, 30(4): 329-347.
- [11] CHAU Kam Hong, TANG Ka Po Maggie, KAN Chi Wai. Subjective wet perception assessment of fabrics

with different drying time [J].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2018, 5(8): 180798.

- [12] ZHANG Zhaohua, TANG Xiangning, LI Jun, et al. The effect of dynamic friction with wet fabrics on skin wetness percep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Ergonomics, 2020, 26(2): 370-383.
- [13] LI Yi, PLANTE A M, HOLCOMBE B V. The physical mechanisms of the perception of dampness in fabrics [J]. The Annals of Physiological Anthropology, 1 992, 11(6): 631-634.
- [14] RACCUGLIA Margherita, PISTAK Kolby, HEYDE Christian, et al. Human wetness perception of fabrics under dynamic skin contact [J]. Textile Research Journal, 2018, 88(19): 2155-2168.
- [15] FILINGERI Davide, ACKERLEY Rochelle. The biology of skin wetness percep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manual function and for reproducing complex somatosensory signals in neuroprosthetics [J].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2017, 117(4): 1761-1775.

- (上接第92页)
- [10] PIEKLAK K, MIKOAJCZYK Z. Spatial model of the structure of warp-knitted 3-D distance fabrics [J].
 Fibres & Textiles in Eastern Europe January, 2008, 16(5): 83-89.
- [11] 蒋高明,李大俊. 经编间隔织物的结构与性能[J]. 江 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 2(4): 395-398.
 JIANG Gaoming, LI Dajun.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the warp-knitted spacer fabrics [J]. 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3, 2(4): 395-398.
- [12] 傲伟, 陈南梁. 双轴向经编针织物的几何结构[J]. 国际纺织导报, 2001(1):37-41.

AO Wei, CHEN Nanliang. Geometry model for bi-axial warp knitting fabrics [J]. Melliand China, 2001(1): 37-41.

- [13] 董智佳. 经编无缝服装的计算机辅助设计[D].无锡: 江南大学,2015:74-75.
 DONG Zhijia. Warp-knitted seamless garment computer aided design[D]. Wuxi: Jiangnan University, 2015: 74-75.
- [14] KIM Sungmin. Simulation of bespoke garments using parametrically designed patter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oth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24(5): 350-362.
- [15] 孙帅, 缪旭红, 张琦,等.高速经编机上纱线张力的波动规律[J]. 纺织学报,2020,41(3):51-55.
 SUN Shuai, MIAO Xuhong, ZHANG Qi, et al. Yarn tension fluctuation on high-speed warp knitting machine[J]. Journal of Textile Research, 2020, 41(3):51-55.